



# 真情实话

贵州 第10期 2010年9月

用海外信箱给 [ip@dongtaiwang.com](mailto:ip@dongtaiwang.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  
明慧网。

## 瑞典举行清算共产罪行纪念日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点，瑞典“共产主义相关史料协会”（Upplysning om Kommunismen）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举行每年一度的国际纪念日，纪念在共产集权、纳粹以及其它极权主义下受迫害的人们。

瑞典教育部长、欧盟议员，欧理会副主席等多位政要到场演讲，演讲者各自发表了对共产独裁和纳粹所犯罪行的谴责。瑞典法轮功学员受主办方的邀请也参加了集会，并向在场的国会议员及来宾发放英文、瑞典文的《九评共产党》以及法轮功真相资料，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

欧盟议员霍克马尔科（Gunnar Hokmark）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就是集权专制，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并不能成为一个借口。”

“共产主义相关史料协会”的奠基人、这次活动的发起人耶姆达尔（Anders Hjemdahl）在他的演讲中



“共产主义相关史料协会”的奠基人  
耶姆达尔在演讲

说：“中国人民需要其他国家人民的积极支持，就象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从苏共解放出来的）关键时刻需要我们的帮助一样。中国人民遭受了那么长时间的苦难，而且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他们（的自由）是世界上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耶姆达尔先生去年去美国领奖时亲眼目睹了法轮功的大型活动，感触很大。在筹备此次活动时，他表示特别欢迎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他认为：“需要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共的罪行，中国人也需要自由。”

中共是古今邪恶之集大成者，它杀人如麻，犯下人神共愤的滔天大罪。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更鲜为人知。

在经历了“杀地主”、“杀资产阶级”、迫害知识份子、“杀会道门”、“文革杀人”、“六四”杀学生与市民等一系列运动后，有八千万的无辜生命非正常死亡，更多的家庭因此破碎。

现在中共还在行恶，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以来，在江泽民“名誉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下，被中共暴利机器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三千多人，几十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监狱、劳教所酷刑折磨，数千人被送入精神病院摧残，无数人被劫入洗脑班强迫放弃信仰，无数人被迫流离失所，更为野蛮的是，中共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

“人不治天治！”中共将步苏联、东德等国家共产政权解体的后尘，应验“藏字石”的预言。

天为啥天要灭中共



## 南京液化气站爆炸，大法保护三退人

今年7月28日上午，南京百江液化气站爆炸，人们哭天喊地的，受伤的人把南京各家医院都住满了。爆炸最近的地方尸体遍地，都被大火烧焦了。

熟人说，她家有个亲戚，那天上午正好到爆炸的那个地方去办事，由于之前法轮功学员帮他做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也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并常念法轮功学员教他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身上还带上了给他的“法轮大法好”护身符。

爆炸发生时，他正好走在离爆炸不远的地方，只听轰隆一声响，感觉身上好象有人猛地推了他一把，结果

摔了个大跟头……

等他回过神来吓惨了，身边都是受伤的人，身上都流着血呢，可他一点也没有受伤，就是感觉膝盖在摔倒时碰了地上有点痛。他赶紧掏出电话给家里说了发生的爆炸情况，并给那位法轮功学员也打了电话，感谢让他明白了真相，又给他护身符，是大法师保护了他。

朋友呀，三退后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个字听起来简单，却无比珍贵，因为他实实在在的在各种危难中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中共镇压“真善忍”，必遭天遣。中共的日子不会长了，平塘县出现的那块带有“中

国共产党亡”天然藏字石，就是天意的象征。

中共灭亡在即，可它的党、团、队等组织绑架了无数的中国人，要在它灭亡的时候为它陪葬。《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共产党是残害人民的“赤龙”（名叫魔鬼、撒旦），为它宣誓效忠（入党团队都要举右手宣誓），被烙上兽印的人将在烈火中永受煎熬。

当务之急是退出中共，和这个只知做恶、一贯做恶的共产恶党划清界限抹去兽印，才能得到神的庇护。请您快快三退后记住

**明真相  
得福报**  
“真善忍好、  
法轮大法好！”





# 贵州省监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连载三）

## 迫害事实（二）

1. 干警直接下令让犯人毒打法轮功学员。教育科干警文勇从04年5月25日至6月下旬对王美华进行“转化”，未达目地。他气急败坏的给时任烧成监区罪犯记录员的犯人王乌朋下令：“整死他，收拾他”。于是犯人王乌朋猛扇王美华耳光，犯人熊千里用鞋底板抽打王美华，犯人李先友用膝盖顶其腰部，用开水灌他，犯人柯星甚至给监区建议用毒品摧毁王美华的意志。警察指使七名犯人轮流找他聊天，不让他休息、睡觉，不让他大小便，以此对他进行所谓的“转化”。王美华被迫害致身患有肺结核、左右胸腔结核、心脏心包结核以及腰椎结核。四个月下来，身体虚弱的风都吹得倒。大法学员梅贵男遭到同样手段的迫害。

2. 王国珏被三监区犯人陈远龙、张世鸿、覃赵喜用酷刑（所谓“二合一、吃大蒜、敲核桃、洗折耳根、爆炒腰花”等）迫害，从7月10日到7月底遭到毒打。当王国珏解大小便时，三犯人把按在地上，用脚踩他的胸部和肚子。长时间不让他睡觉。

3. 从7月底到九月初，徐仕文被三监区犯人陈远龙、张世鸿、覃赵喜以各种手段迫害，导致吐血、吐饭、吐清水，徐仕文不得不绝食抗议。邪恶之徒们用筷子撬开他的嘴强行灌食，把嘴全撬烂了。期间三个犯人把他们的生殖器放在他的嘴上、头上、脖子上，犯人无耻的说：我们就是干警安排专门“转化”你们的克格勃。

4. 从5月20日开始，由装运监区副监区长刘士民“转化”陈中权，未达目地。刘士民将他交由犯人陈远龙、张世鸿用菜单上招式和手段进行“转化”。几天几夜不让他合眼，罚面壁。睡眠2小时都用绳吊在高低床上。陈的周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脚肿得和水桶一样粗。

5. 石登灵，从03年5月至8月被关禁闭70天，被长期锁在死人床上。

04年5月24日，监区长于新忠带着姓赵的干事，指使王家宇包夹石登灵，从5月底一直到7月初，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12点，持续不断地对他进行洗脑折磨。从7月开始被送到图书室，将门窗用纸糊住，昼夜不停进行毒打、面壁、看造谣录像，每天最多仅凌晨4至6点两个小时的睡眠，睡时还把他的脚用绳子吊在高低床上。在装运监区，监区长于新忠安排囚徒对他施暴，长时间坐着不让他动。

04年7月15日，被打得浑身是血，送进医院急救室进行抢救一个月。7月9日，因王家宇施暴事件，要求见监区长于新忠，于却拒而不见，反而指使另一包夹陈华加强包夹。7月14日该恶囚将号室反锁后痛下毒手。根据罪犯护士透露：石登灵被长期迫害仍不写“四书”就被人用刀片划了脖子。以杀人相威胁。期间还有人亲眼看到恶警王世军经常指使罪犯向石登灵施加压力。

6. 张寿刚（已61岁）5月22日被迫害住院，被比他年轻二十几岁的犯人包夹毒打三个月。

7. 莫琪双手被铐反吊在高低床上；杜贵林被手平伸直铐在1米九长的床上。唐太国遭到干警王世军和犯人合伙毒打。

8. 王晓冬在四监区，从04年6月16日—05年农历新年前将近八个月时间被包夹他的罪犯管制。罪犯天天强迫他站在一块地板砖上不准动，直到凌晨两点，甚至到三点、四点。当他被迫害晕死过去后，恶徒就用冷水把他泼醒。冬天逼他三天洗一次澡，先用热水烫他，再用冷水冲，当他冲完身上的肥皂准备穿衣服时，他们又往他身上抹上肥皂，反复的折磨他。回到号室，把所有的窗户全部打开，地板浇上冷水，用电风扇吹他，还经常往他嘴里放屁，下流之极。

9. 黄磊，贵州工业大学大学生。因不服非法审判，副监区长钟山、主管王世军，指使犯人彭传应、龚建国、晏光俊等对他进行折磨。有时一天睡两、三个小时，有时两、三天不让睡，每天都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坐得屁股上长满了疮，裤子也粘

在肉上了，还流很多的脓水。因长期不睡觉，连走路都会睡着，甚至上厕所也会睡着。这种迫害，每次长达三十多天。

有一次，黄磊跑去一头撞在四监区办公室外面的墙上，以此来抗议他们毫无人性的迫害四监区副监区长钟山不但不减轻对他的迫害，还狠毒的说：“你把墙上的瓷粉撞掉了你要负责。”黄磊的严正抗议，又招来更狠毒的迫害。彭传应等犯人仍然对黄磊进行各种灭绝人性的折磨。黄磊绝食抵制迫害，钟山指使犯人对其进行野蛮灌食，并威胁说，让你家长出钱交灌食费。盗劫犯彭传应受钟山、王世军的唆使，用小榔头敲打黄磊的膝盖骨，使其红肿，不能行走。

## 省内迫害简讯

**遵义市恶党又在板山办洗脑班，七十七岁法轮功学员谢淑德被迫害**

谢淑德，女，70岁，8月27日被遵义市中华南路派出所的包居民警倪永华等6、7人强制带到遵义市动物园方向的板山法制洗脑中心（洗脑班），那里是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新建的一处所（建了3、4年，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地方），由遵义市第二看守所管理。

**贵州省玉屏县马江琼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8月初，贵州省铜仁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大法真相横幅。邪恶的610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的迫害。被绑架、抄家的法轮功学员有：贵州省玉屏县大龙镇马江琼（女），贵州省玉屏县姚金平（女）、田元梅。还有其他暂不知道姓名。

**贵州遵义张寿刚被劫持到贵州中八劳教所**

2010年2月16日，贵州遵义法轮功学员张寿刚被警察绑架到看守所，一个月后，被劫持到贵州中八劳教所五大队迫害，被非法劳教两年。

张寿刚现年六十五岁，曾经在都匀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五年，至2006年冤狱期满出狱。2010年2月16日下午在遵义市上海路讲真相，被恶警绑架。张寿刚年事已高，又因在都匀监狱遭受五年迫害，故身体虚弱。

